



中 国 历 史 小 从 书

宋

典

赤

SAI DIAN CHI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259  
40

## 中國歷史小丛书編輯委員會

主編：吳晗

編委：尹达 白寿彝 劉桂五 任繼愈

吳廷夢 何茲全 何家槐 何干之

汪謙 周一良 邱漢生 金灿然

邵循正 季鑽淮 陳乐素 陳哲文

侯仁之 郑天挺 胡朝芝 馬少波

翁獨健 滕學東 潘絜茲 戴逸

(以姓氏筆划為序)

助編：北京教師進修學院歷史教研室

## 賽典赤

編寫者 洪源  
責任編委 插圖 翁獨健  
馬舜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17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787×1092毫米 / 32·3 / 印張 · 11,000字

印數 · 00,001—50,5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332

定價：0.10元

22.

71

中国历史小丛书

# 賽 典 赤

洪 源 編 写

## 目 录

一、早期的政治生活	2
<u>建立云南行省的功績</u>	7
<u>治理滇池水利</u>	16
<u>发展文化教育事业</u>	23
<u>推广東語</u>	25

## 一、早期的政治生活

十三世紀中期，蒙古忽必烈用武力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元朝。元朝開國初期，我國各族人民中間曾經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政治人才，對於恢復被長期戰爭所破壞的社會經濟，促進生產發展，作出了許多不可磨滅的貢獻。賽典赤便是當時回族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賽典赤於公元1211年出生於西域〔注一〕的布哈拉。按回族的習慣稱呼，他的名字應該稱作贊典赤·贍思丁·烏馬兒。“賽典赤”的意思是“聖裔[yì]的賢者”，是對穆罕默德〔注二〕後人的一種尊稱。“贍思丁”的意思是“宗教的太陽”，這是他的號。“烏馬兒”的意思是“長壽”，這是他的名字。

約在1224年間，他隨着從西域撤回的成吉思汗西征大軍來到蒙古，充任大汗（即國君）的帳前侍衛。由於成吉思汗常以“賽典赤”稱呼他，所以“賽典赤”便成

〔注一〕從漢朝開始，稱西方諸國為西域。其地大概相當於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及中亞細亞一帶。

〔注二〕穆罕默德是回教的創始人。

了他的名字。

賽典赤一生最主要的貢獻，是创建云南行省和推行有利于云南經濟、文化事业发展的許多措施。但是，在他建設云南之前，在早期政治生活中就已經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元公 1229 年的初秋，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闊台(元太宗)被推为蒙古的大汗。这时蒙古的政治形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来統治黄河流域一帶的金朝在蒙古大軍的威胁之下，已經向南迁都到河南开封，苟延残喘。战争重心逐渐南移，长城內外一帶地区已經成为蒙古的后方。賽典赤就在这个时候受蒙古政府的派遣，到云內、靖、丰三州地区(約在今大同市西北和呼和浩特市之間)做都达魯花赤(主管地方民政的长官)，負責这个地区的恢复工作。这一带地方，先前一直是金朝防御蒙古的軍事重鎮，也是金朝和西北各民族的互市地区，商业非常繁盛，人烟也很稠密。但是自从公元 1211 年成吉思汗大举攻金，这一带地方常常成为大战的戰場，受到严重的破坏，呈現出自骨遍地，野少人烟，一片荒凉景象。还有成伙的逃兵溃卒，打家劫舍，出沒无常。那些过境的宗王、权貴，又經常强迫人民充当夫役，任意掠夺民間馬匹。人民沒法安生，只得四处逃亡。年青的賽典赤初次出任官吏，朝气勃勃，敢作敢为。他一面大力肃清盜匪，一面和那些橫行霸道、



過境的宗王、权貴們，任意强迫人民充当夫役，掠夺民間財物

欺压百姓的不法权貴作斗争。在地方秩序稍为好轉之后，賽典赤接着便采取措施，招撫流亡，开垦荒地。經过賽典赤两三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三州地区終于安定下来，生产也逐渐恢复了。这时窩闊台大汗正在漠北兴建首都和林，并采納了耶律楚材<sup>[注]</sup>的建議，开始在中原地区实行課稅制度。因此每年都有大批課稅物資和各种建筑材料由三州地区运往和林，当地人民的

[注]耶律楚材，本是辽的貴族，后来曾在金朝做官。成吉思汗攻取燕京时被俘，又在蒙古政府做官。到窩闊台汗时，官至中书令（相当于宰相），极受信任。

劳役负担是相当沉重的。由于赛典赤调配和使用役力非常合理，当地人民才不致为这项沉重的劳役压得过于痛苦。这对于安定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生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赛典赤在三州地区这样十分困难复杂的景况中作出了优异的成绩，所以取得了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和信任。到了1240年左右，他已经逐步被提升到燕京路<sup>〔注〕</sup>断事官的高位，担负着恢复和重建这个大都会的任务。

燕京原是金朝在1153年建立的都城，叫作中都，建筑宏伟壮丽，市面非常繁盛，是中国北方独一无二的大都市。后来虽然经过1211年到1215年之间几次战争的破坏，但从社会经济条件和地理形势上看来，它仍然不失为当时文化和经济的中心。蒙古统治者要经营中原和江南，必须先巩固北方，而巩固北方，又必须以重建燕京为首要工作。所以赛典赤以及其他一些对恢复社会生产较有经验的人员，被调到燕京路担任行政工作，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1240年左右赛典赤升任燕京路断事官的时候，燕

---

〔注〕路是元朝的地方行政区域名称，上属于行省，下面管辖若干州县。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

京的社会秩序已經比 1220 年前后有了进步，又漸漸恢復了以往繁榮的面貌。但是許多投機商人和色目<sup>[注]</sup>高利貸者也紛紛隨之而來，從事各種商業投機和高利貸活動。還有一些為非作歹的人，在干着製造偽鈔、結黨殺人的勾當。那些蒙古貴族以及依附蒙古統治勢力而剝削致富的各族官宦地主們，不但把搜刮到的大量金錢拿到這個大都市來盡情揮霍，更可惡的是他們勾結起來，公開搶占民女，掠民為奴，或者任意強占田地和水源，借端訛詐錢財。這些社會上的惡勢力使燕京路各地人民受害不輕。賽典赤深深感到，如果不對他們進行制裁和打擊，燕京地方的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便得不到保障。於是，他和一批公正廉潔的汉族官吏趙璧、李德輝、劉肅等人齊心協力，經常向那些危害人民的惡勢力進行鬥爭，盡量把權貴們強占的土地和勞動力清查出來，由政府依法處理。對於那些色目高利貸商人也作了一些法律上的制裁。這樣，既減輕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也使燕京市面日趨安定。接着，他們還在燕京近郊進行了小規模的水利建設和墾荒工作，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賽典赤和他的同僚們二十多年的

[注]元朝稱歸附蒙古的西方各族人種為“色目”，包括畏吾兒、唐兀、回回、阿速、……等三十多個人種名目。在當時，色目人的政治地位比漢人高。

努力，为燕京各地人民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較好的条件，因而生产日益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忽必烈才能在继任大汗后，于 1264 年（至元元年）定都燕京，只經很短时间，就把燕京营建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宏伟的大都市。

忽必烈即位之后，賽典赤就被調到中央政府掌管財政工作。为时不久，又外調四川、陝西等地，担任地方高級长官。

賽典赤在去云南以前，他的政治生活大体就是这样。他在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实践中，一方面受到了先进的汉族文化的熏陶，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經驗。这就是賽典赤后来在云南作出光輝建树的根源。

## 二、建立云南行省的功績

在很早以前，云南地区居住着許多民族，到了公元前二世紀末年的西汉时代，各族的首領接受了汉朝的封号，跟中原的政治关系就密切起来。到了唐朝初年，蒙舍詔一族的酋長統一各族，建立了南詔国（649—936），和唐朝的关系很密切。十世紀以后，继起的王朝是大理国（937—1253），国王姓段，国都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理。公元 1253 年，蒙古蒙哥汗（元宪

宗)对南宋采取大包围的战略，派忽必烈統率大军，由甘肃临洮出师，經四川西部地区进入云南，灭掉了大理国。从此，云南便結束了长期以来的独立局面，成为蒙古統治地区的一部分。

公元 1253—1273 年之間，蒙古因为忙于統一南部中国，对云南还是属于軍事占領的性質，一切行政制度還沒有建立起来。当时統治云南的最高行政長官是都元帥，在各地則設有千戶、万户等鎮守官。一切民政事务都由这些武官兼管。他們处理案件，沒有什么成文法令依据，往往只凭个人的爱憎就断人生死，因此，什么残害人民的坏事都干得出来。人民遭受的禍害是难以形容的。所以在这段时期中，云南境內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很紧张，零星的武装斗争几乎到处都有。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 1264 年 黑爨 [cuàn] (种族名称)各部在云南东南地区联合反抗蒙古統治者的武装斗争，参加的人数竟达三十多万，声势之大可以想見。除此而外，統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很严重。原来忽必烈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控制，除了原有的都元帥、宣慰司等官府以外，又于 1263 年(中統四年)分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来到云南坐鎮。王府与都元帥府之間，因为职权沒有明确的划分，双方常常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經濟利益而明爭暗斗，最后終於在 1271 年(至元



忽必烈亲自把建設云南行省的重任交給他

八年)发生了都元帅宝合丁毒杀云南王的事件。忽哥赤死后，忽必烈又调南平王秃鲁前来云南镇守。这个时候，正是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就快要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时候。忽必烈当时深深感到云南局势的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到长江南岸的战局，而且将会动摇蒙古在云南的统治。于是忽必烈便决定建立云南行中书省<sup>〔注〕</sup>，并委派赛典赤为云南行中书省的首任平章政事(行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赛典赤当时正在川、陕前线，忽必烈特地把他召回大都(今北京)，亲自把建设云南行省的重任交付给他，并且对他讲：“云南我曾经去过，近年由于委派的人选不得当，造成地方不安。现在决定要选任一个谨慎稳重的人员前去治理，考虑结果，只有派你去最适当了。”

总的说来，当时云南的情况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紧张，而且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云南局势的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之下，赛典赤接受的任务显然是十分艰巨的。而且建立云南行省，改革云南的行政制度，必然要影响到云南各个统治势力的权力和利益，也就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和破坏。事实正是这样：当赛典赤还没有

〔注〕元朝总理政务的中央官署叫作中书省。在若干大的行政区，设立主管地方政务的地方政府，叫作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进入云南境內的时候，就得到了鎮守云南的禿魯巴作武装戒备的消息。可是賽典赤並沒有被困难吓倒，对于这个消息也并不感到意外。他先派出他的长子納速刺丁进入云南，以下屬的身份到王府面見禿魯，說明这次



宋王派代表迎接賽典赤進入云南

忽必烈大汗决定建立云南行中书省的意图，并且用种种道理和利害关系来说服他。结果终于使秃鲁打消了顾虑，解除武装戒备，派出代表迎接赛典赤进入云南。

赛典赤进入云南以后，首先用全力来解决行省和王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就无法顺利地进行行省的建立工作。协商结果，明确规定王府是一个对行中书省进行监督的机构，行中书省是执行中央政令的权力机关。这样，不仅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多年来存在着的紧张关系，同时也使王府漫无限制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第二年，赛典赤又借着纳速刺丁被任命为云南都元帅的机会，经过忽必烈批准，把都元帅府和宣慰司纳入了行中书省的系统中来。这就大大加强了行中书省的权力，同时也为取消军管民政的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赛典赤来到云南之前，就曾对云南的地理形势、社会情况以及风俗习惯等等作了详细的研究，对于这个混乱不安的边远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当他进入云南不久，又亲自在大理、威楚（楚雄）一带地区进行了调查访问。结果，他就更深刻地了解到，主子多、刑法苛乱、赋役繁重、军管民政等等，便是云南社会秩序混乱和人民生活困苦的根源；改革云南的政治，必须从这些现实问题着手。公元 1275 年，赛典赤向元朝中央政

府奏准取消軍管民政的制度，明令各地千戶、百戶等武職人員一律不許再过問民政。这一項长期以来使云南人民受害最深的弊政終于废除了。这不但为云南人民除去了一大禍患，同时也为改革地方行政舖平了道路。接着，整顿賦役，整理貨币，改建驛站，設立常平仓<sup>〔注〕</sup>，实行屯田垦荒，这些政治經濟改革措施，先后逐一施行。与此同时，賽典赤还按照全国各行省統一的行政制度，把云南省內原由各个世袭酋長統治的地区改設府、县，由政府任命官吏治理。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元朝在云南的政权，同时也为云南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應該指出，賽典赤在云南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所以能得到成功，首先是因为这些改革措施适应了当时云南社会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要求。从許多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十二、十三世紀之間，云南的农业和手工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尤以洱海和滇<sup>[diān]</sup>油地区更为发达。因此，打破这种长期以来分散割据、与祖国隔絕的状态，已成为云南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这就是賽典赤的政治措施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終于获

〔注〕常平仓的設立，始于汉朝。当时国家为了調节市場糧价，設立常平仓。当市場谷贱时，它就以高价买进；如果市場谷貴，它就将存谷減价卖出，用这种方法來平定糧价。汉以后历朝也都相沿設立常平仓。

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賽典赤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符合于云南社会发展的要求，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却不能不使那些豪酋大姓以及部分蒙古宗王、元帅、千戶、百戶等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受到打击。这些人为了保持他們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曾經采取种种手段来进行阻撓和破坏。当賽典赤实行政治改革的第二年，有一部分地方豪酋大姓捏造了一些事实，跑到大都去向忽必烈控告，企图把賽典赤打击下去。幸而忽必烈一向信任賽典赤，沒有为这些人的诬告所蒙蔽，反而把他們逮捕起来，釘上鐐銬，发回云南，交给賽典赤处理。賽典赤对这些陷害他的人們并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为他們解除鐐銬，恢复了他們的自由，并且給他們安排了适当的官职。因为他知道，云南地方反对政治改革和不满意他的人，不只是这几个。如果对这些人加以惩罚，反而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阻力，对于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是不利的。

除了这件事以外，賽典赤在处理蘿槃 [pán] 甸的反抗問題上，也充分显示出他的智慧和成熟的政治經驗。蘿槃甸在云南南部紅河流域一帶，是一个比較落后的地区，从大理国初期以来，一向是处在半独立的地位。蒙古军队进入云南，这个地区的土酋曾和黑爨

首領舍利威共同舉兵反抗，後來仍然倔強不服。當賽典赤在雲南進行改革的時候，他們不僅不接受行中書省在蘿槃甸置府設縣的規定，反而在境內進行武裝抗拒。賽典赤一再進行說服無效，最後只得以武力解決。可是當他率領軍隊進入蘿槃甸以後，却並不馬上發動進攻，還是先派出代表，和當地首領進行談判，希望問題獲得和平解決。當地的首領們經過反復開導，最後終於表示願意服从賽典赤的命令。可是等了三天，他們還沒有採取具體行動來實踐諾言。賽典赤手下的一部分將領們等得有些不耐煩了，沒有經過賽典赤允許，就擅自領兵進攻蘿槃甸。賽典赤知道後，非常憤怒，立即下令制止，並把這幾個將領綑起來按軍法治罪。蘿槃甸的首領們知道了這件事，很受感動，於是很快撤除戒備，迎接賽典赤入城，並且按照置府設縣的規定，在蘿槃甸境內設置元江府。賽典赤對於當地人民的民族習俗也很尊重，對於那些首領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也給以適當的安排和照顧。紅河以西的各族首領見到賽典赤對待蘿槃甸這樣仁至義盡，也都紛紛放棄了武裝抗拒的企圖，服从行中書省的命令和規定。

由於賽典赤實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雲南出現了一個相對統一的局面。比起大理國晚期那種各部酋長分立，互相爭雄，常常有戰事，百姓困苦不堪的分裂